

逐風追浪惠陽艦

懷念海軍生活之七

●黃宏基（退役海軍少將）

軍紀散漫亟待整頓

惠陽艦係美國海軍已除役之驅逐艦，我國海軍接收前，該艦在新港擔任美國海軍後備軍人訓練艦，時任計畫署署長之羅綺將軍前往勘察，發現該艦輪機狀況雖不佳，但射控系統及傳統火炮裝備，現有之驅逐艦均無出其右者，乃決定購置，拖回台灣整備。民國六十年二月十四日整備完成，在高雄盛大舉行成軍典禮，由參謀總長賴名湯上將親臨主持，當時美協防司令包柏格中將也應邀為貴賓參與盛典，因包柏格曾出任該艦艦長，該艦在美國海軍也曾有過輝煌的歷史。包柏格致詞時更希望該艦在中國海軍官兵之努力下，創造光榮的未來。

該艦因輪機狀況不佳，故成軍後服勤

一直不順利，大部分時間在左營、高雄地區整修，當我接到人事命令調任該艦艦長之後，時任艦隊訓練部參謀長的四十年班學長任敬吾上校，有一天開玩笑的對我說：「我聽過一個有關惠陽艦的笑話：『有一天，艦長返艦，上午九點多，在官廳座位坐下，桌下電話鈴響起，艦長拿起電話，那邊傳來了熟悉的聲音：『我是××長，把早飯送到房裡來。』隨即電話掛斷。艦長無奈的罵了一聲：『吃你個頭吧！』於是交代官廳勤務找副長來，以後的情況可想而知。』我知道任敬吾學長告訴我這個「笑話」，不一定是真的，但他起碼暗示我，這是條很散漫的軍艦，你上去後要好好整頓才行。

我到惠陽報到，船在旗后四廠修鍋爐，已完工，即可出海試俾；上面特別安排

了十天的港口偵巡任務讓我和原任艦長王勉上校職務重疊。第一天試俾，船在高雄港航道上緩緩出港，王艦長在駕駛台跟我聊天，他說惠陽艦舵機經常故障，所以以後最好不要參加操演；話還沒有說完，即聽航房航海中士大聲報告：「報告值更官！舵機故障！」「建議拉五短聲！」因為當時正在站進出港部署，後舵房有人在檢查，前錨也在備便狀態，值更官乃退俾下錨，將艦暫時穩在航道上，約五分鐘後，舵機修復，乃起錨繼續出港；事後，我到舵房去了解故障原因，乃是航海軍士在進出港途中私自換用舵機所致；因之，這是紀律問題，待我接任後一定要要求依教令規定，加強訓練。

職務重疊完畢，照例必須赴艦隊部請艦隊長蒞艦主持佈達交接，艦隊長不是他

人乃我在通電處時之處長卓祖馨將軍是也，原來卓祖馨將軍還是到艦隊來了。到了艦隊部，見到艦隊長，他卻開玩笑對我說：「沒想到是你派上惠陽，我還希望派一個狠一點的人來呢？我立即很正式的回答他，艦隊長如果嫌我不夠狠，我可以不幹。他馬上說：不是這個意思，我祇是覺得惠陽必須好好的整頓才是。其實，這對王艦長已經是很難堪的了，卓將軍又對我說：假如官員有不稱職的，就把他們換掉。我說：大家都一樣是官校畢業的，能不換儘量不換，這些事不要艦隊長煩心。」

加強訓練煥然一新

佈達交接之後，惠陽軍艦就在我的指揮之下了，我到艦隊訓練指揮部申請了一個星期的重點複訓，每日早出晚歸，我發現官兵並不是不知道應該怎麼做，而是沒有要求他們，於是我告訴官兵，一切按艦規作息，一切按教令操作，這就是我最簡單的要求。兩個星期和官兵相處下來，我發現一個現象，航行中，駕駛台值更官兵各就其位，各司其職，有條不紊，且不嘈雜，電話手通話音量適宜，瞭望報告簡短有力，戰情作業監控明確，我想這已不是

個「散漫」的軍艦，我有信心帶好他。官員方面，輔導長和輪機長在我報到之前也剛換新，新任輔導長湯建中校，是一位很有親和力的人，輪機長凌惠徵少校更是位負責進取，帶頭實幹的軍官。副長、兵器長、作戰長也都稱職。我們奉命繼續留在左高區擔任「港偵」任務，所謂「港偵」即港口偵巡之簡稱，負責左營、高雄兩港口卅哩以內海上一切情況之監控，由左營作戰中心作戰管制，每天夜出早歸，白天在港待命，如有救難或偵巡任務，作戰中心隨時會要求緊急出港；任務並不辛苦，祇是官兵都不能放假，但卻給予我一個加強訓練的機會，我要求副長，檢查各項部習表，一切操作按部習表及教令要求，反覆演練直到純熟為止，官兵雖然辛苦，但都很認真。擔任港偵一週之後，我已很有信心擔任任何任務，但我卻接到準備在九三軍人節駛花蓮「開放參觀」，這項任務的確有點意外，但對全艦士氣有極大的鼓舞作用，大家都忙著整理艦容，不到半個月艦體內外，煥然一新；到花蓮開放三天，每日參觀的民眾真可以用「人山人海，絡繹不絕」來形容，官兵雖然辛苦但卻

快樂自信，有位士兵對我說：「報告艦長，我們能擔任任務，頭都可以抬起來了，以往我們常在修船，雖然天天可以放假，但是與同型艦相比，我們好像矮了一截；到艦隊部去，頭都抬不起來！」我告訴官兵，祇要大家有這種共識，惠陽軍艦的官兵，永遠可以「抬頭挺胸」！

鐵艦長發威振雄風

回到左營，更出人意外要我們參加「中美獵鯊反潛操演」，以往我們常「舵機故障」，艦隊很少派我們擔任類似任務，現在好像對惠陽有了信心，我們自己更覺得應該「珍惜」；於是先申請了「攻潛教練儀」的反潛組合訓練，更把攻潛裝備好整備，官兵都想大顯身手，沒想到操演的第一天，淡水機出了問題，無法製造淡水，鍋爐給水不能供應，必須報廠修理，輪機長也是個不服輸的人，他說祇要我們每天晚上回港，補充一萬加侖「給水」，我們就可維持操演，於是我向操演指揮官報告，允許我每天晚上七時操演完畢，不參加夜航，駛回左營港，補充給水，第二天早上七時前駛抵操演區，當時亦無兵力可以接替，祇有這個辦法可行。於是每天晚上七時離隊駛左營，四個小時之後抵達

，靠在港已有準備鍋爐給水之友艦三一四艘加給水，至凌晨三時加滿再趕返操演區，整整六天，每天都沒法好好睡眠祇有在往返途中，靠在駕駛台的座椅上小寐片刻，在加水期間可以休息半個小時，我居然可以挺得住，撐了下來；在港友艦艦長，送了個「鐵艦長」的雅號。

台籍俊彥受人敬愛

操演完畢，利用修理淡水機的時間，輪機長開始整修主機艙的輔系統，換新部分氣水分離器，使輔系統可正常使用，原來惠陽艦長久以來，機艙一直使用主系統，不但消耗能源，官兵也較辛苦，輪機長決心要把輔系統整理出來，當機艙的部分裝備拆下置於中甲板走道上整理時，適貴陽艦艦長郭宗清上校經過惠陽艦回船（貴陽艦靠泊惠陽艦外舷）正好我也正在中甲板，他開玩笑的對我說：「這堆『廢鐵』你們要他做什麼？」我立即說：「報告區隊長，這是我們正在整修的裝備，不是廢鐵。」他搖了搖頭說：「你到我的機艙去看看！」他的貴陽軍艦亦是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產品，屬「弗萊卻級」驅逐艦，五門單管五吋砲，在美海軍服役不久大戰結

束，即停役封存，待我海軍接收後啓封，如同新艦，而我服務之惠陽軍艦屬「莎摩級」驅逐艦，亦是二次大戰末期之產品，因其火力較強，有雙管五吋砲三門，雙聯三吋快砲兩門，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並未停役，參加韓戰、越戰，使用頻繁，直至飛彈驅逐艦問世，傳統火砲之艦艇始漸淘汰，該艦乃轉任後備軍人訓練艦，故折舊率不可同日而語。郭宗清學長是卅九年班學長，是他們班上唯一的台籍同學，初進校時，同學們取笑他，英文比中文好，日文又比英文好。我們三十九年入校時，他以成績優異留校任我們區隊長，對我們的生活和學業都照顧得非常週到，他因為擔任駐日副代表之職務所以耽誤了海上資歷，和我們一起幹陽字號艦長，艦上官兵都非常敬愛他，之後他官至國防部上將副部長退休，轉任體育總會，為培育體育人材而努力。

金屬疲勞有驚無險

惠陽淡水機修復，機艙輔系統也在輪機長及輪機隊的官兵努力之下，恢復可用，正在信心滿滿，準備擔任駐防護航任務時，六十三年十月中旬，為躲颱風，靠泊

高雄十三號碼頭內檔，颱風警報解除，正準備由領港拖帶出港駛左營，惠陽艦廣播輪機隊站進出港。舵房航海軍士戴上電話正準備給機艙試俾鐘，我亦在中甲板艦長步台，看看風向，準備出港，突然發現船在激烈震動，我朝船尾看去，見左俾正在全速後退，我奔上駕駛台問航海軍士誰在用俾，航海軍士答稱未用俾，正準備試俾鐘，我即要他通知機艙立即檢查，發現左主機倒俾節流閥失效，左主機已不能使用，仍緊急改靠四廠檢修，第二天蒸氣管路冷卻後，發現退俾節流閥閥盤整個脫落，循主蒸氣管路進入低壓透平機之汽室；因為當時倒俾有震動，不知是否已有碎片經噴口打壞透平葉片，為我們最耽心之狀況，因此要吊起龐大的低壓透平機殼，詳細檢查，也要找到脫落之閥盤。幸倒俾節流閥廠方前在拆船場拆下存有堪用品，配件不成問題，祇是要吊低壓透平機殼之工程，四廠未曾做過。當時中美尚未斷交，高雄港泊有美海軍修理艦，四廠派員赴美艦申請協助，美海軍派員指導；其實吊裝工程不是難事，祇要將機殼四角之導桿在正確位置固定正，使用機械滑車，固定在規定之吊環上，平均用力，小心吊起，由四

廠廠長吳樹材將軍全程督導，順利完成；檢查葉片，未受損害，惟閥盤仍留汽室，無法取出，乃在廠方覓得手臂最長之技工，使用長鉗，費盡巧思才順利取出，檢視脫裂之閥盤，見有四分之三厚度之裂痕，均是舊痕，僅有四分之一厚度不到二毫米之裂痕為新痕。此一故障，艦上並無責任乃於修復後，駛左營待命。

驅逐艦隊單雙分家

此時艦隊奉命改編；原驅逐艦隊，一分爲二，在馬公成立驅逐第二艦隊，爲公平計，雙號之驅逐艦撥交驅逐第二艦隊，單號艦留原驅逐艦編爲驅逐第一艦隊，惠陽編號爲六號，故駛馬公向驅二艦隊報到，艦隊長陳連生少將及主任王元仁上校蒞艦致歡迎之意，陳連生將軍爲卅八年班學長，金門砲戰九二台海之役的戰鬥英雄，待人誠懇親切；王元仁主任由陸戰隊首次調艦隊服務，虛懷若谷，熱忱爲艦艇官兵服務，加上同時納編之艦長爲同班同學，鄧陽艦長趙鴻恩上校，及安陽艦長劉伯函上校均爲任二級艦艦長時的「老夥伴」。因之，雖然任務頻繁，海上季風強勁，官兵也極辛勞，但都沒有「苦」的感覺，每

次任務都順利完成，艦隊上下，真正發揮了當時總司令宋長志將軍所要求的「祥和六道」的精神。是一段值得懷念的日子。陳連生、王元仁二位長官也是我們非常尊敬的長官；陳連生將軍後曾任官學校校長、艦隊司令、總部政戰部主任、副總司令等要職，退伍後任台灣航業公司董事長多年；王元仁主任後也曾執掌海軍總部政戰部，退休後轉任內政部出入境管理局局長，對國家均有其一定之貢獻。

六十四年春節前後，國防部獲得情報，中共對金門又有蠢蠢欲動之情勢，當時行政院蔣院長經國先生指示，金門必須增加一五〇日之物資戰備屯量。整個風季，運補梯次連續不斷，我們南巡支隊之護航任務，除了回港加油的時間，幾乎都在馬公至金門航道上奔波，春節期間，我們亦休息了五天，官兵們在馬公好好的過了個節，之後又開始忙碌。

滑油流失險釀巨災

一日，自金門返抵魚翁島錨泊，準備次日再行護送船團往金門，下午突接馬公信號台燈號通知，要惠陽艦立即進港，另有任務，靠泊測天島後，始知派惠陽艦與

萊陽艦至烏坵接運傷患，由貴陽艦長郭宗清上校帶隊，預定晚上九時啓航，晚上八時安全報告時，理事官兼梯口值更官左汝忠少校來官廳報告，右舷海面發現泡沫一片，浮在海面，洗衣房並未洗衣，則泡沫是否由機艙排出，有待查證，我即要輪機長即至機艙了解。不一會，輪機長自機艙返官廳報告，機艙值更戰士淨油時開錯閥門，將日用滑油櫃內滑油五百加侖全部排出艙外，需立即補充滑油，否則不能啓航，我乃著輪機長派好車輛及公差並電話與海二廠副廠長龐連章上校連絡，請准先借滑油五百加侖，以應急需，手續後補。一切於半小時內完成，船按時啓航，執行任務，該戰士輪機長原擬軍法從事，余以其年輕初犯，改以行政處分；理事官左汝忠少校，負責盡責，及早發現，免使裝備遭受重大損失，任務如期執行，論功行賞，以資獎勵。

此一事件，在在顯示，船上任何官兵，擔任任何工作，必須確遵教令，必要時仍須實施「雙重檢查」；一時之疏忽，即可能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失，也可能由於值勤人員之警覺而防止重大意外之發生。三月底，金門物資如期運補完成，乃恢復正

常之航班，每月二—三個航次，工作輕鬆了許多，惠陽艦也將解除南支任務。駛左營一廠大修。此時艦隊長陳連生將軍已奉令調總部任職，新任艦隊長邱華谷將軍曾任駐美大使館海軍武官，也係卅八年班學長，講求分層負責，掌握重點，也為一誠懇開明之長官。惠陽艦於四月一日解編駛左營向一廠報到大修。

清明時節蔣公崩逝

民國六十四年清明節前夕，風雨交加，雷聲閃電，相互追逐，直至深夜；清晨即傳來總統蔣中正崩逝之噩耗，全艦官兵皆有頓失所依之感，自動中止一切娛樂性之活動，毋庸勉強。直至移靈大溪，全國軍民之表現，至情至性，絕非今日一般「反蔣」人士所能詆譭者。

試想，如非三十八年，政府撤遷來台，三十九年，蔣中正復行視事，十年生聚教訓，軍民一心，在「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共識下，奮發自強，台灣及金馬外島始得固守，復興基地始有今日之繁榮，否則早被中共「解放」；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清算鬥爭，早已民不聊生，飲水思源，能不感恩？

快樂軍艦紀律第一

惠陽向一廠報到後，即卸載彈藥及燃油，完成一切準備，修船工作並不比服勤輕鬆，廠修工程仍得各部門密切配合，且官兵必須利用此一期間，補行休假，故工程進度之管制，安全措施之注意，官兵之生活管理，軍紀之維護，為每一大修艦艇必須妥為策畫者；美國海軍有句名言：「有紀律的船，即是一艘快樂的船。」我對官兵說：我希望大家在惠陽艦上生活的快樂樂樂，但能夠快樂的前提卻是人人能重視工作紀律和生活紀律，我和大家相處雖然僅有短短的九個月，但是靠大家共同的努力，使惠陽恢復了榮譽，沒有任何任務我們沒有達成，雖然也有一些挫折，卻也逢凶化吉，讓我們共同珍惜在惠陽軍艦這段日子。

長官誤會喜劇收場

我任艦長，祇知如何把領導統御做好，除了領受任務去艦隊部之外，剛到任時曾禮貌性的去了一趟艦隊司令部向司令、主任報到，當時的司令即是我任中強艦長時來看我保養校閱的兩棲部隊指揮官李北

洲將軍，他一看是我，就很率直的說：你任艦長沒問題。之後我因大部分時間在海軍上服勤，我想惠陽艦的動態，每日作戰會報均有報告，司令及主任均能了解惠陽軍艦的服勤狀況，就不必再去「晉見」了。政戰制度有其優點，但也有其缺點，端看執行政戰工作之幹部心態如何。在南支服勤時，我有一個機會率艦回左營參加操演，有一日去左營艦司令部看看同學，其時人事處處長是李希斌上校，也是當年跟李北洲將軍在兩棲部隊任行政組組長的那位同學，看見我來，立即拉我出去，要我隨他去見一個人，我問是誰，他說是當時艦令部政戰部的副主任汪修慎將軍，我很天真的說，我有必要去見他嗎？他說你不要多問，去了就知道，於是他帶我到了汪副主任的辦公室，給我們介紹了之後，就藉故先行離開。

汪副主任，在海軍頗有名氣，我因幕僚職一直在北部總部任職，沒有追隨過他，這還是第一次見面，沒有想到竟是這樣一番對話：「原來惠陽艦長是你！我翻遍了你們船上穿黃衣服的名冊，我沒有得罪你們其中任何一人，為什麼周×調差一事，有人會說我拿了紅包？如今，時代不同

了，政戰人員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我能不自重？」這一番話，使我知道李希斌同學為何要我來見他，我趕忙說：「副主任先別生氣，不錯，有一天吃完中飯在官廳，我們曾討論過輪機隊士兵周某人調差的事。」周某人剛來艦報到，艦令部人事處副處長即直接給我電話，說周某人有調酒專長，「上面」的意思要借調他到明德賓館服務，希望我能同意。我有點奇怪，總司令要人，為什麼不直接發布命令，而要艦令部人事處副處長與我「情商」，於是我直接給總司令隨員室掛了電話，隨員室說沒那回事，如果他們需要會直接去新兵訓練中心挑，不能佔船上的缺來賓館服務，其中一定有詐，要我查清楚，是誰假借總司令名義亂來？於是我要輪機官去查明，那天中午吃飯後，輪機官向我回報說，周某人向他坦陳，調差的事是他家裡託一位艦令部的「政戰少將」辦的，副長陳昇中校推斷說，艦令部只有兩位政戰少將，汪副主任較劉主任交遊為廣，會不會是汪副主任？我隨即說，我們不必亂猜，周某人說的未必可信，我可以直接給艦令部答覆，要他正式來命令要人即可！事情經過真實情況如此，並沒有人說副主任「拿

了紅包」，請副主任千萬別生氣，副主任聽了我的解說，心裡仍不高興，這種「推論」，對他仍不公平，於是他對我說：黃艦長，此事到此為止，周某人三年的役期我會交代人事處，絕不可調離惠陽軍艦；後來我又給副主任報告了船上保防官的近況，保防官李少校，去年體檢發現有開放性的肺結核病，有命令調他至梧棲海軍醫院療養，因為他家裡孩子多，他去療養，每個月待遇少了很多，他向我表示他不願意去，但是一個開放性肺結核的病患留在船上，對其他的同事是件極不公平的事，於是我給艦隊的汪主任研究，在馬公找一間單獨的宿舍給他，要他好好的養病；二個月前經過追蹤檢查，已經鈣化，回船工作。後來我告辭出來回到人事處，謝了我的同學，但是我仍然希望將那位士兵調離。

回到船上，我對官員說，那天我們討論周某人調差的事，祇是副長的研判，也沒有說某人一定拿了好處，保防官即使有意見亦可當時提出，不可以自己臆測的結論，向艦令部副主任告狀，不但影響團結，同時更影響汪副主任的清譽。此事在我們回馬公後，不到一個月，那位士兵和保

防官同時發布命令調職，也祇能說：「純屬巧合」吧，後來我慢慢的了解了汪副主任的為人，經過此一事件，倒使我們成了好朋友，他的仕途經艦令部主任之後至總部任副主任退休，競選高雄市議員連續三屆，與高雄地方人士，保持良好的互動，也為海軍左營基地爭取了不少基層建設經費。

有意栽花無心插柳

民國六十四年總部年度軍紀視察組至左營視察，照例視察艦令部時，一定安排一艘機動在港艦艇，接收視察，視察組長為總部參謀長陳東海中將，接受安排的艦艇原定為建陽軍艦，艦長亦為我同班同學王鶴樓上校，艦長幹得非常出色，知道陳東海將軍要上他船，準備得非常充分，但是沒想到陳東海將軍「過門不入」，直奔惠陽艦而來，我在梯口恭迎，他咧個大嘴很得意的對我說：他們安排我上王鶴樓的船，我偏不去，我挑了你，算你「倒霉」。我說：這是我「榮幸」，想請還請不到呢！他說：是嗎？等一會你就知道了！進了官廳，坐下，他看看理事官每日的「人數報告牌」，笑笑的對我說：「人數正

確嗎？大修艦的人數是比較不易掌握的。

「我很有自信的向他報告：『人數絕對正確，我可以立即要理事官集合清查。』剛說完官廳外線電話聲響起，理事官接聽後向我報告，是總司令請參謀長講話，立即將電話遞了過去，參謀長接聽電話，表情非常嚴肅，放下電話，卻很輕鬆的對我說：『總司令要我立即到屏東S2E反潛機中隊去，摔了一架飛機，這裡就「到此為止」，說完就要離艦，我在送他的時候，他輕聲的對我說，你這任艦長，表現良好，現在我祇有四個字送你：「小心火燭」。我的艦長職務將滿一年，可預期的大修完工前即將調職，「小心火燭」是我最重要的注意事項，聽了這句話重心的話，真是「窩心」。陳東海將軍對我們年班淵源很深，在官校二年級第一次艦訓時，他任中練艦長，我們在他船上見習他那種豪邁不羈，喜歡損人的個性，令人印象深刻，有位同學暈船暈得非常厲害，他要另外兩位同學架了他在甲板上跑步。但是直到畢業，這位同學的「暈船」病始終無法「醫好」，而在畢業考試考航海一科時當場暈倒，而沒有畢業。

後來陳東海將軍也曾任我們學生大隊

的大隊長，他的記性很好，有些同學他還記得名字，直到我到總部通電處任科長，他已在總部任副參謀長，對海軍的建軍備戰，也曾付出極大的心力，他的趣事很多，是個性情中人，他也常說，他歡喜「損人」，但是還不致使人下不了台！六十四年，艦隊要選拔戰鬥英雄，艦長之間，祇有我和趙鴻恩同學拿了獎章，有資格候選，艦隊部催了我們好幾次，我們都不想報名，後來艦隊長還是另給我們保舉為特優人員，嚴總統家湊頒了一紙獎狀，送了一禎玉照，沒有形式上的那些召見和表揚，倒也是個值得紀念的榮譽。

風雲際會各領風騷

六十四年十月份調離惠陽軍艦，任訓練指揮部參謀長，接替我艦長職務的是四十四年班李鳴皋同學，交接期間，我把我任在惠陽軍艦一年三個月所體驗到的人、事、物都一一詳細的給他作了介紹，起碼惠陽的官兵已拋棄了以往多年不能服勤、操演的夢靨，在同型艦中，我們不會輸予他艦，官兵也不會抬不起頭來，這種感覺不是一個處於順境的人，可以體會到的。當時與我們同任艦長的有一位四十二年班的

莊銘耀學長，他是繼三十九年班郭宗清學長之後海軍官校另一位培養本土化的將領，他任職的洛陽艦，是沿用舊名而在高雄拆船場交換回來的封存艦，那時一共交換了三艘：洛陽、漢陽與南陽，另兩艘的新任艦長是我同班同學錢純志和曹志明，他們沒有換艦以前，該兩艦已是動彈不得，幹這種艦長的滋味，不是今日新二代艦艦長，在一切物資狀況都是最好的條件下任職所能體會得到的，你會聽說堂堂的大軍艦在海上機件故障，求救無門，請小漁船帶訊回來派船拖救的嗎？那個時候的海軍就有，其實這也不足為奇，原本已經是美國海軍要淘汰的艦艇，我們接了過來再用二、三十年，已經是奇蹟了，出這種「狀況」，真是「理所當然」，誰教我們自己不能「造艦」？莊銘耀學長的洛陽艦在馬公二廠啓封，全艦的官兵，真是為他「賣命」，每天自早上七點至晚上十點拼命的幹，那時還沒有「愛拼才會贏」這首歌，否則真可以做他們的「艦歌」。

海軍自來台灣以後，陽字號驅逐艦是為海軍的主力，以往在四至六條陽字號年代，幹完陽字號艦長下來是立即可以佔少將缺的，但是都與總司令無緣，自馬紀壯

中外雜誌
至馮啓聰都是幹太字號護航驅逐艦的，因在國防部發展，莊銘耀與顧崇廉很巧是前多，像羅綸、歐陽位、朱瑞慶等學長，都為那個時代太字號就是主力，直到鄒總司令，後任洛陽艦長，也是前後任海軍總司令，是幹到副總司令退休。其實學經歷完整並令，他曾幹過洛陽艦長，劉和謙總司令一其中以顧崇廉總司令經歷最爲完整，他曾不代表一定是位好總司令人才，主要還是級艦幹的是運油艦陶甫斯號，葉梧桐總司令任官校校長、艦隊司令、副總司令、副參看個人的領導統御才能及知人善用，才能令幹過南陽艦長，但是幹完艦隊長之後即謀總長，像他這樣經歷完整的優秀學長很使團隊發揮力量。（未完待續）

中外名人傳 稿約

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自三三八期起增闢「中外名人傳」專欄，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稿約如下：

- 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爲限。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出生地、生卒年月、重要學經歷、主要事功及成就、著述、特殊事跡、文字力求簡潔流暢，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爲限，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
- 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
- ③「中外名人傳」以現代人物對世界、人類社會有貢獻、有影響者爲限，不論在朝在野，各行各業，均所歡迎，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以便查對考正。摘錄他人著作、推荐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
- ④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
- 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中外名人傳」編輯部收。